



文會筆錄

八

□ 13
767
8



文會筆錄十之一

濂洛關閩

合曰入木劍盤姑武武火



周圖五行包生運在其中生自右而左自上而

下運自下而上自左而右故圖說曰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此言生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此言

也運朱解亦包二者就生而言則先盛者次穉者

兄弟就運而言則自穉而盛也生長下文水木

之義之義陽火金陰更是一說也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

然黃勉齋致疑于此見性理大全太李退溪從

13
767

勉齋見啓蒙傳疑恐皆未見得周圖朱解之妙處以水火虛而木金實觀之則水火穉而木金盛也以水寒火熱木溫金冷觀之則水火盛而木金穉也此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處須隨處活看始得

○林子玉問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曰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

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曰又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曰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以形化言曰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嘉謂程書抄略載之曰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謂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定位耳曰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
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
也曰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
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
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文集
○天源發微曰勉齋疑議有理而欠明備愚因
為之說曰以陽變陰合生五行而言則天一生

水為陽稊天三生木為陽盛地二生火為陰稊
地四生金為陰盛以五氣順布四時行而言則
木當春為陽稊火當夏為陽盛金當秋為陰稊
水當冬為陰盛圖說序五行所生以水居右陰
火居左陽即所謂陰根陽陽根陰錯綜而生也
圖解謂木陽稊火陽盛金陰稊水陰盛即四時
之春夏秋冬也要當隨所指而觀之庶無膠固
之失按朱子云這裏有兩項看如作建寅看時
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建

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以生之序論
大槩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
也竊謂其他議論雖多大意不出乎此學者詳
之

○退溪集二十五答鄭子中書曰來喻疑五行
有則一時俱有非生水而後生火云云此即啓
蒙天一地二章註勉齋黃氏說之意滉嘗深服
其說以為確論及考性理大全載李氏希濂之
說乃指斥黃氏何耶詳李氏所斥黃氏說非專
是見於啓蒙別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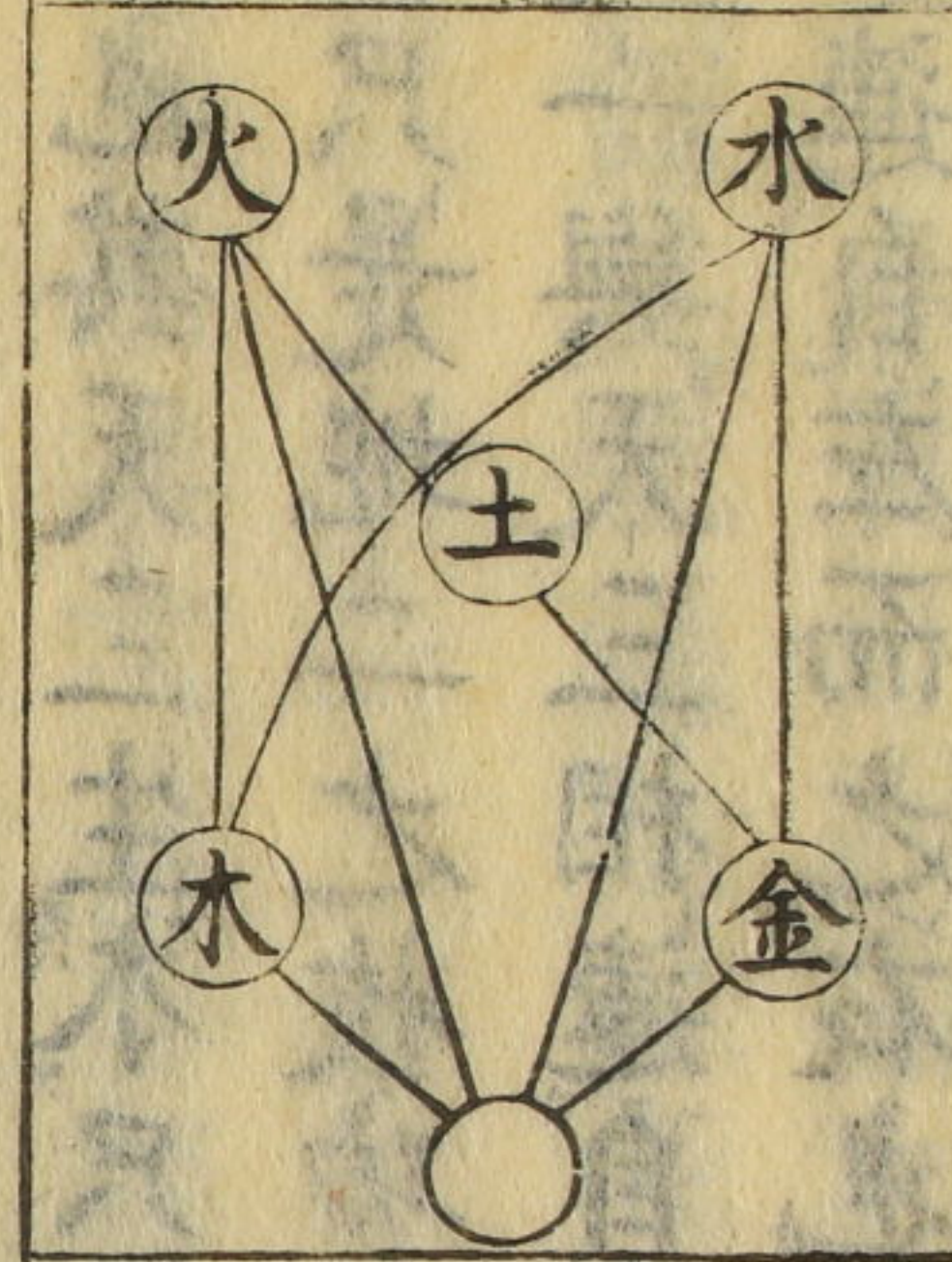
說然其語意一見啓蒙
相同故今並引為言其間火生金之說黃氏

果誤矣其餘黃說之誤果皆如李說也嘉謂此
條殘缺

雖多頗可推
其意故載之

○易蒙引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者陰陽之
大分也其天三生木只是天一之餘氣地四生
金亦只是地二之收功大段只是陰陽兩片子
故天一與天三相連自右而之左也地二與地
四相連自左而之右也此即是太極第二圖之
陽動陰靜而已又即橫圖之太陽少陰少陽太

陰之四象而已無二天地則亦無二理氣也



右水火木金之分左右而土居中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也蓋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其黑文之引自水而之木自木而火自火

而土自土而金自金而復水如環無端而不已者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也蓋有大動靜焉有小動靜焉小者之合大者之分也迎之不見其始引之不見其終此陰陽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太極之所以一貫而無不在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所謂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曰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是大極圖所以明易也故今學易者須證之周子之圖書

此質

水

陰盛

金

陰穉

之序

火

陽盛

木

陽穉

右水居正北故為陰盛火居正南故為陽盛木東方也故為陰穉金西方也故為金穉如是則水為太陰火為太陽金為少陰木為少陽也此一說也

亦

水

陽穉

金

陰盛

質

火

陰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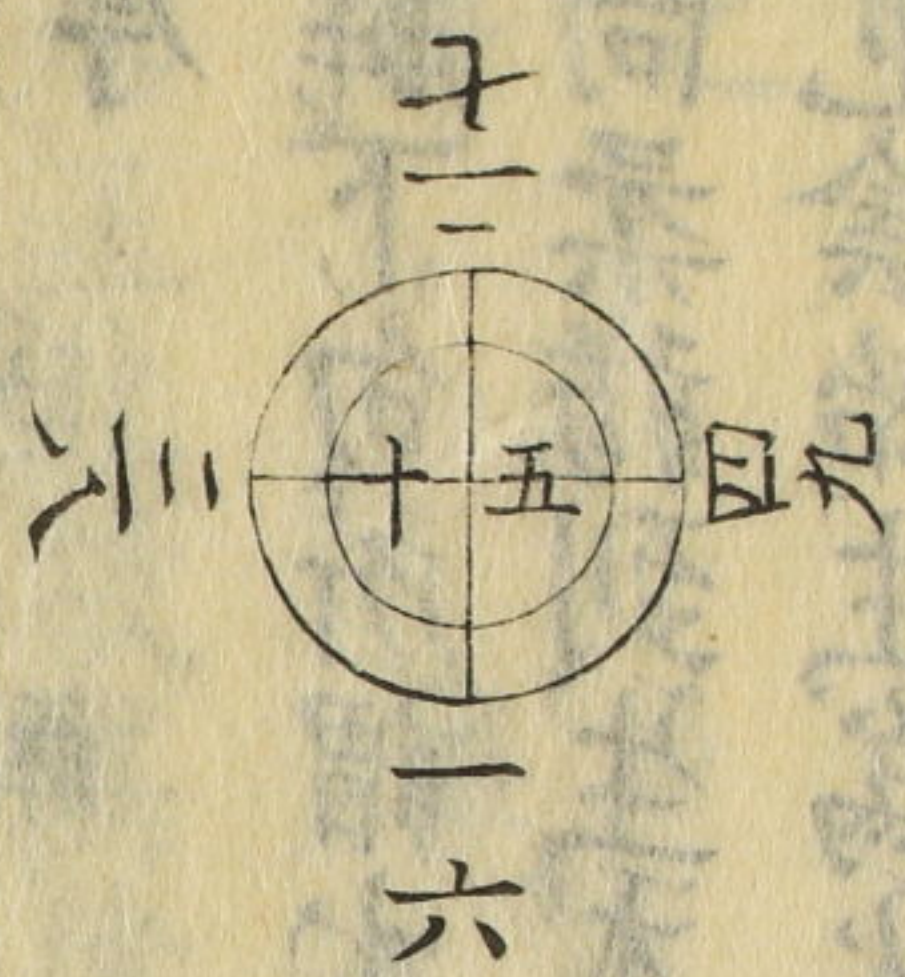
木

陽盛

之序

右圖解下句所謂水木陽也火金陰也陽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故水為陽穉木為陽盛也陰始生為火尚微到生金則已成質故火為陰穉金為陰盛也蓋水生於天一木生於天二陽也火生於地二金生於地四陰也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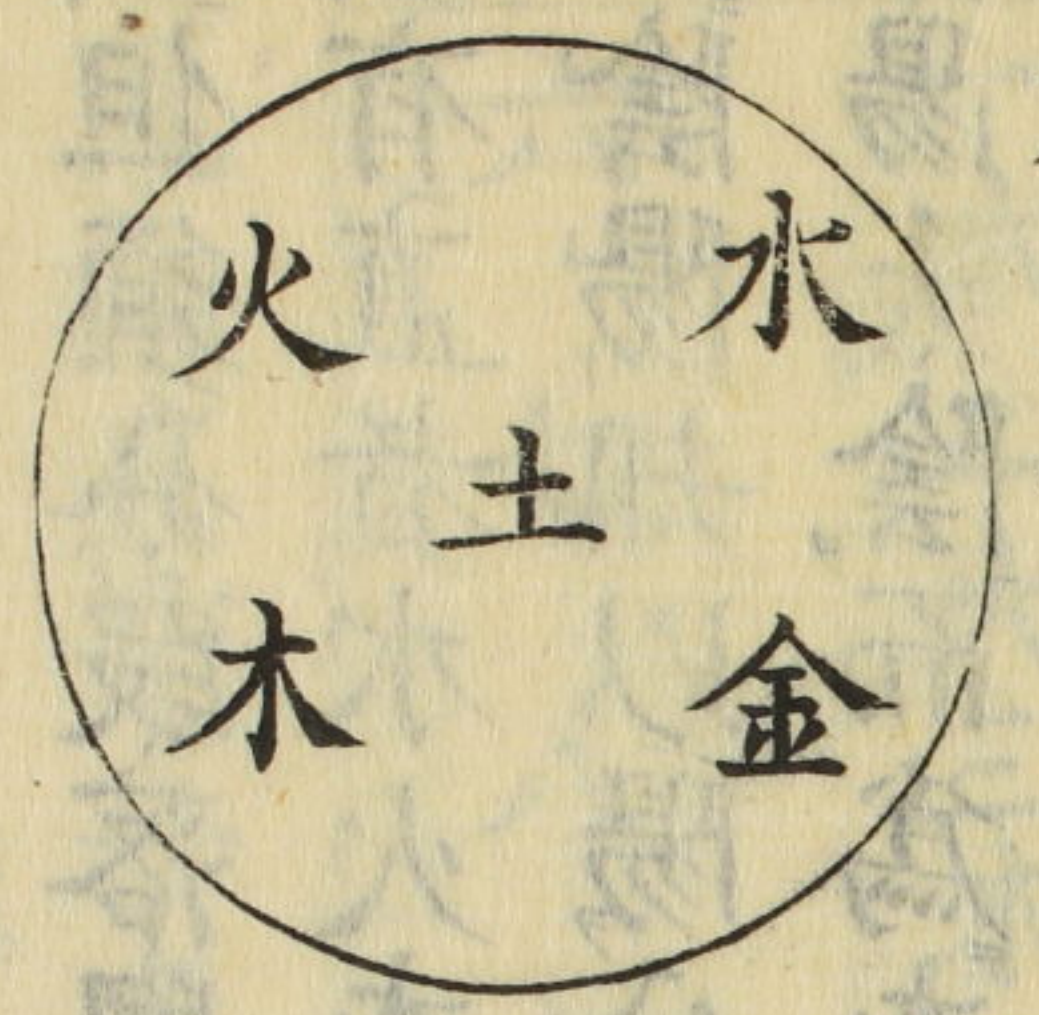
之生以微著為漸也又一說也如是則火當為少陽木為太陽火為少陰金為太陰矣



右墨畫之為縱橫文見五行之以陰陽而對待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其旋圈又者見五行之以陰陽而流行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

也此章本旨是以質者言而氣序之流行亦因之以可見蓋只是這一箇五行而已如同一箇四方也曰東西南北則對待之義曰東南西北則流行之義何以證此章本意是以質言者朱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云云以對待者而折言之則一六水為陽二七火為陰三八木為陽四九金為陰合言之則

水火是氣之方行者為陽，木金是質之已成者為陰，皆對待者也。以流行者而折言之，則木傳於火，木陽而火陰，火傳於土，土傳於金，則上承陽之陰而下啓陰之陽也。金傳於水，則金陽而水陰也。合而言之，則木火之位，春夏發生之陽也；金水之位，秋冬收藏之陰也。皆流行者也。水火木金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方數也；對待之易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圓數也。流行之易也，方數如東西南北之相對，圓數如東南西



北之相承。五行有橫有直，橫者只是其質之對待，直者只是其流行。橫者即方數，直者則圓數。右五者須錯綜看之。蓋天一生水之時，連火木金土俱有了，但彼時之火木金土亦只是其水而已。夫水元也，元統四德，資始之初，其於亨利

貞亦只是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而已猶未成也待水之本體既成乃以次成火成木成金成土則分貼四德不同其宮蓋五行無為渾淪一物但須分段落與節候耳故愚嘗竊謂五行有橫有直者水火木金土本只是一氣分而為二曰陰陽却以陽分太陽少陰而為水火以陰分少陽太陰而為木金土則於四行無不在而成其終矣五行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乃一二三四五之配也亦截取一二三四五

之後一半節序與之對而成配耳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
六七八九十

此所謂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者

天地元初只是一氣天氣之重濁者分凝而為地即以陰陽相配耳奇耦元只是一象陽奇之後半節分出為耦即以配奇耳故曰天對地不過又曰陽全陰半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又曰

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
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以
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天地河圖
之數本只是一二三四五而各截其下一半爲
六七八九十而已非一二三四五之外別有六
七八九十也故一與六共宗而居北二與七爲
朋而居南三與八同道而居東四與九爲友而
居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中然究其極則又是一
與二而已非一二之外別有三四也蓋一之下

半即爲三二之下半即爲四故水木皆陽也水
爲陽之始木爲陽之成火金皆陰也火爲陰之
始金爲陰之成此理人多未會也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
意是先生之自註也

○圖解極分明不待再釋之群書句解甚陋矣
○答楊子直書曰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
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
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

垂加章
文會筆錄十
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

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

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

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

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它則李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

文集

○答胡廣仲書曰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

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為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為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又曰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于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

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為陰靜第二圈為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

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

截然之甚者

文集

○語類曰時紫芝亦曾見尹和靖來嘗注太極圖不知何故渠當時所傳圖本第一箇圈子內誤有一點紫芝於是從此起意謂太極之妙皆在此一點亦有通書解無數凡百說話

○語類三曰一片底便是分做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做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

氣裡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嘉謂太極只是一箇氣者陰陽一太極之謂也不可做紫芝看

○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著一氣字是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豈識所謂太極哉讀書錄十程復心將太極圖中著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函三為一老莊指太

極為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讀書錄八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語類五十九
○語類曰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語類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謂

圖六段第一圈此太極是實理次陰陽次五行次妙合次男女次萬物五段皆有圈此一以貫之者也

○語類曰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都是一箇大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

○山陽度氏之說好

○薛文清題太極圖詩云大小圈十箇都在一薛集十八圈上如是究竟言一也無象觀太極圖

詩云歛襟坐久此心虛靜看濂溪太極圖理在象中元不離莫於象外用工夫又云一理陰陽及五行乾坤萬物各生成莫言真宰元無迹久

向圖中露此情二一首薛集二十一

○天原發微卷首太極圖與易繫辭表裏相合之圖得之

○退溪天命圖後論甚詳

○答劉叔文書曰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

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
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
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
始終方是不錯只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便
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
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
心理會不得時却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爲晚耳
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
或恐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

膠漆之益枉費心力也

文集

又曰細詳來喻依舊

辨別性氣兩字不出云云但更看太極圖解第
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不待
如此紛紜矣上同嘉謂羅氏困知記理氣之議論
蹈襲朱子而絮說之者也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
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
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

著故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問道之體用曰假如耳便是體聽便是用目是體見是用語類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

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語類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同上

○答王子合書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文集○語類亦載此說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語類嘉謂之有之無此有無字考之黃勉齋

極之得名云云可見

○語類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云云此謾錄也舜弼論太極云此可學錄也此兩條尤詳矣謾錄五峰所謂一氣太息之云知言一氣篇之語性理大全歷代秦總論胡氏之說即一氣篇一章之全文也可學錄無能生有也此老子云爾文集答陸子靜楊子直書辨之此錄者之誤耳

○語類百二十五曰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

於無便不是

○彭子壽問無極而太極曰此語只作一句玩味無極而太極存焉太極本無極也若曰自無生有則是折為二體矣南軒集三十一

○語類問南軒說無極而太極言莫之為而為之如何曰他說差嘉按先生答子靜書甚稱南軒此說

○語類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嘉按淮南子齊俗訓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

上下謂之宇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邵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莊子庚桑楚篇云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文集讀

太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矣嘉謂此太極也答子靜

書曰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顯撲不破者也

○陳埴近思雜問曰無之極乃有之極嘉謂此語非也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濬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

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語類七十五嘉按理學類編載邵子以氣言太極之說真說其次載先生此說又次載真西山之說見下而曰今按邵子之說太極亦以氣言之

故備載西山之說于此讀者當自擇焉此張九韶失考者也

○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耶倘非周子啓其祕而朱

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哉嘉謂此理學類編所載也真氏云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而獨引莊子之言按漢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之說易繫韓康伯之註孔氏之正義皆老莊之意此等其所指也邵子或以理言道為太極是也或以氣言太極一氣是也或合理氣而言心為太極是也豈其以有太極一氣之言而與漢唐諸子槩論之哉北史所載李業興對梁武帝問太極語徒言之耳

○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

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讀書錄一易有太極易即陰陽太極即道也讀書錄十一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讀書錄四薛氏此辨尤明

○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為萬化之原而

於易之一字但目為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繆也嘉謂此說未當夫子之無極言理朱子曰無極二字不屬有無不落方體又曰太極無方所無形體故周子以無極言之此借易語云爾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為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為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朕故曰無曰有曰無由

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為主易而周子何為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焉有朕以極之得名者而言數語終不瑩有無之說亦異乎朱說夫子周子各主之說得之○北溪陳氏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夫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嘉按無極之說出於老子

莊子無極之極，柳子天對之語，乃老氏之意也。無極之前，邵子所以說先天，而非老氏之意，豈以以氣言之，而與柳子同言之乎？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視之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言其如何哉？至于本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言，而為一分為二之說，則孔子以來人之所未言，有功於易道大矣。然則周邵無極之言，所指雖殊，而其致則一矣。周子老氏同言異意，則文集答陸子靜書辨之明矣。

老氏以氣而言無極，之謂周子以理而言。

無形之謂 商量集載之

○太極動下，李先生之說尤精。出延平答問

○誠者命之道乎？知言之語也。

○呂子約問以未發為太極，曰以未發為太極。

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

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又

問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為已發矣。曰以動而生

陽為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為已發為未

發耶？又問前日所稟未嘗敢以已發為無太極

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曰未嘗以已發爲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何耶文集○嘉謂子約未曾會延平之說故朱子詰之云爾

○語類百二十一或問太極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讀書曰徒然說得一片恁地多不濟事

○語類五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蔡季通聰明看得這般處，出謂先生下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而氣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先生因云：某向來分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般所在，都說不到。因云：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

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裡，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

○語類國秀說太極云云公道未動以前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未動，又即是靜。伊川云：動靜無端云云，嘉謂動靜共是太極之理，國秀謂未動以前只是理，則是對動而言，故以為不當。

語類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嘉謂理當作性性情共是太極之理

○讀書錄七曰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人身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爲理則是認氣爲道昧于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嘉謂告子生之

謂性佛氏作用是性龜山道不可離之說先生

索性議之不暇枚舉焉

語類七十五曰形而上者是理小有作用便是

形而下者此義言之亦詳語言動作人之理之云則與告子

等之說相同故薛氏之疑未可遽爲不然但以身對語言動作而言則身屬陰形而下者語言動作屬陽故謂之形而上之理云爾因檢出朱說如左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明道以為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陰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語類七十七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

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

道理

語類百○樂記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禮運云

人者天地之心也又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語類八十七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語類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動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不知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曰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

又問神曰神在天地中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爲陰則根陽火爲陽則根陰云云

○語類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知言云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如何曰知言只是說得一段文字好皆不可曉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繳上三句却與

繼之者善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
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
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
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揚子說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為陽義為
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
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
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
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

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
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
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
之理又曰嘗見張垂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
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
○先生曰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別
此正是界至處若止說在上在下便成兩截矣
語類舜彌論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
太極條語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
道曰當離合看語類七 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

皇加章

文淵閣

二十一

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
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
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嘉按此史記司

馬相如傳太史公語前漢相如傳贊引之史記以之作之以易與春秋天人

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
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語類六十七

○程子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
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
之也遺書

○答王子合書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
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
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
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
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

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
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
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
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
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
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
有先後也文集
○勉齋太極不會動靜之說其以無情而言毀
終不是

○北溪第五條截然字下得好
○節齋未生既生之說近思葉解得之
○真氏曰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此與朱子所
謂交椅是器可坐是理同意
○讀書錄九曰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
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
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
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竊謂天命即天道也
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

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
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
爲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爲枯寂無用之物又
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是而觀
則太極能爲動靜也明矣嘉謂吳氏之說甚繆
敬軒議之是也然太極專是理天命則兼氣在
了具八曰靜專器少而其用數少此與未下
○鄭子上問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可學竊謂
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在

氣有象故闢闔歛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太極理也理如何動
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
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
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
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
何關於氣乎文集嘉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不
信哉

○答楊元範書曰太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

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文集
○語類二十九曰張乖崖云陽是人有罪而未書案尚變得陰是已書案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太極圖

○語類天地之初云云楞當作華

語類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

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

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

義知屬陰仁禮屬陽

節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

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行之性此問似久分別

嘉謂此第二問答不審列五者於陰陽之下之

問而答曰五常是理則問者之意因前仁義禮

智信發之乎然則如節所云也何不以此答之

而有理而無氣云云且圖意亦不如此也圖意

只是陰陽五行漸次分開者也在天以氣曰陰

陽五行以理曰乾坤元亨利貞在人以氣曰魂魄五臟以理曰健順仁義禮智節言踈矣

○南軒集答吳晦叔書曰太極之說其妄意以爲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太極之蘊歟又曰太極之說其欲下語云易

也者生生之妙也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極而體用一源可見矣

朱子答吳德夫書可見

○語類一曰土無定位故今曆家以四季之月十八日爲土分得七十二日若說播五行於四時以十干推之亦得七十二日

○南軒曰新安朱熹云太極立則云云嘉謂之字不瑩今解云有太極則云云

○勉齋六條第一條末語其然乎豈其然乎是何謂耶或文字有差誤歟第二條圖解之疑非

垂方章
文會彙錄
三十五

矣嘉辨之第三條無容議焉第四五條發揮得亦一義也但以生數之序為誤者非也生數之次如此運數之序如彼則是陰陽五行錯綜之理也黃氏專欲為一樣之看却不免三句之斷第六條本體之二之四之謂非知理字分明不能發此說焉朱子理字之說

○語類一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意也又曰他所以

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
○語類一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語類一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嚴時亨問五行之性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

垂方章
文會彙錄
三十五

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隨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文集

○答嚴時亨書曰：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文集

○答張敬夫書曰：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刺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文集

○語類九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

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個道理元無虧欠也。

○妙合通書第十六章勉齋之說詳矣

○答蔡季通書曰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

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

物不知曾有人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

又主義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

大學所謂至善是也續集○主義之義當作靜

○語類三曰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

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

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

句說得好

○答黃道夫書曰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

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

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文集

○語類五十二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

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如何已發時如何曰

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羞惡此便是信曰

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

語類百十六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之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小人悖之

便凶

嘉謂定字自左傳劉公所
謂定命來見讀書續錄八

○答方伯謨書曰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

矣文集

語類三十二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爲靜而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知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已爲仁成物爲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于動

語類曰克已復禮義也嘉按張子亦論浩氣

曰義克已也見理處

○語類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何不曰仁義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說當時某看時也疑此只要去強說又說不得後來子細看乃知中正即是禮知無可疑者嘉謂中正仁義仁義中正皆周子之言各有義焉見此問甚踈而答亦不分曉亦不對值記者謬誤爾

○語類曰中正仁義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

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

○語類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嘉謂易專言中正而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此問尤有理近思錄解如此然朱子未敢道之專說中正之為真切的實甚詳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

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文集

○陳北溪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仁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理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好處恰好處便是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又曰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中正

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或問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雙峰饒氏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即禮正即智也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禮智專以性之未發者言如孟子之所云而中正仁義則以性之周流乎動靜者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也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爲四端以周

流動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實則一太極之流行也故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中見於事正主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若戶之有樞車之有管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育所以流通乎物我而發揮其功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體而達於用者仁之事也義者主於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斷割乎彼我故動極而歸於靜用畢而反其體者

義之事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然是極之理根於所性其體本真而靜苟有一毫之私欲雜乎其中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之體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汎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其中哉唯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以為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也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聖人可不於此而用力哉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不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困學紀聞七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極圖
說同

○語類七十五曰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

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

者 嘉按此語重出于百四十一森作參
大靜萬化森然者即靜中之動耳

○王靜靜坐王敬真氏條列朱說備焉答南軒
書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
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
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
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
之乃有可行之實文集晦菴易置之意不可不知
故檢出之

○語類中庸鬼神章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
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
不可遺

○答汪叔耕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
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
則又近世學者皆形逐影指妄為真之弊也夫
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沈溺膠擾不自知
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

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

文集

○語類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

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程允夫問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學者枉生疑惑

故不得已而為之說爾文集

○太極後云敬夫以書來云云南軒集無此書而答伯恭書言

此意既以復於敬夫見文集

○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韓文對禹問之語考

異利一作慮語類聚靖德序引此語大禹之間有而字

○太極朱子解論南軒東萊未曾釋然也南軒

集二十二答朱元晦書二十五寄呂伯恭書東

萊集二十七與朱侍講書可見之

○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

以語人也讀書續錄五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

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讀書續錄四蓋敬軒所得

過於南軒遠矣散見于讀書錄續錄可考而見

之

○朱門蔡九峰尤得太極之妙旨敬軒不舉之

何耶其未盡心於皇極內篇歟

○敬軒答閻禹錫書曰夫以子貢之高識猶僅

克悟性天道於晚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

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

其先後深淺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為不足信矣文清全集二十九此書能得程朱之旨

○敬軒謂周子圖說朱子之解數十年之功庶得之嘉嘗編次周子書意謂朱解於理則固可無不可但不知周子本意果如此否辛卯之夏四月二十二日夢見周先生乃問太極朱解莫違尊意乎曰不違曰或點于第一圈中失尊意者有焉先生頷之又將正所編次而人呼覺矣

顧自夢見殆二十年頃為周書抄略又為筆錄因憶往事恐終乎無得云爾

○答徐彥章書曰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文集

○答黃直卿書曰前書所論先天大極二圖久
無好况不暇奉報先夫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
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
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
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
極不如先夫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夫不如
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
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
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

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

二

剛自二而四

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

遂加其一中以爲五

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
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又曰所論太極散
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
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
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
大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
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

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

通書中所謂誠無為者太極也幾善

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

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太極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

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文集

○答孫季和書曰太極之說與繫辭詳略不同乃是互相發明以盡精微之蘊最為有功若只

依本分模撮則亦何用增此贅語而學者又何由知得其中有許多曲折耶大抵近日議論喜合惡離樂含胡而畏剖析所以凡事都不曾理會到底此一世之通患也文集

○語類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

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

文會筆錄十之一 終

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
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
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
窺見此意文集

○語類七十四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
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
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說純粹至善
却是統言道理

○語類九十五曰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

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

此觀彼必有窒礙

嘉謂周說即易之意程說與易不同朱子說此詳矣

○語類七十四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

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

○語類七十四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
善

○語類七十四曰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
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
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

○答張元德書曰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

文集

○答吳伯豐書曰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

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

文集

○語類百十五先生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將來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自須當時復將來仔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語類六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仁禮是陽故曰亨仁義

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
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嘉謂上亨字
上下恐有缺

○語類七十一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
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
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
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
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
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

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
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
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
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
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
同嘉謂此末八字記者之誤或同下當有而旨
異三字朱子極譏王弼之說見文集四十一
語類七十一
○通書第一元亨小註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
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

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某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嘉謂通復二字本說天之誠南軒拈來以戒人其意切矣朱子所謂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亦此意朱說見大哉小註

○第二靜無小註朱說第三條此文集與張欽夫書也先生云此書非是則收入于此者誤矣○答連嵩卿書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

所謂為仁由己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文集

○趙致道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

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

此明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幾

善幾

胡氏

誠幾

之意

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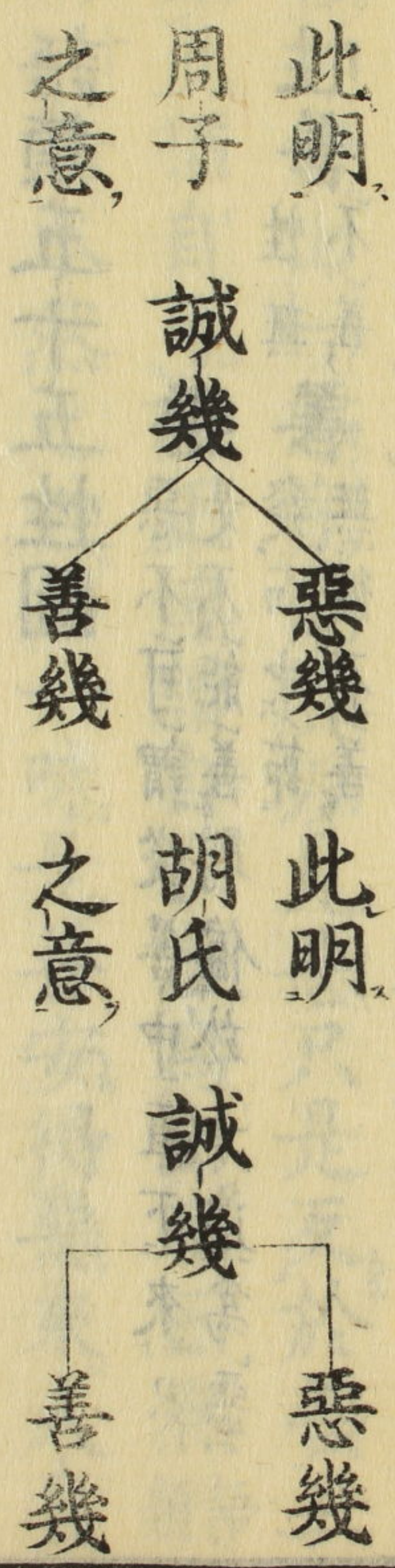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
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
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
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
若寄生龐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

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
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
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
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
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
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
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
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
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

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畧改定更詳之文集嘉按性理大全幾下自中而左右分之系于善幾惡幾為三角以明周意自幾字左右系于善幾惡幾皆如曲尺以

明胡意如下方



致道之所為蓋如此文集幾字之圍惡幾之旁出則先生所削改爾今當誠下中間書善幾而自誠直系之右旁斜書惡幾而亦系之以明周意誠下分左右書善幾惡幾而自誠皆斜系之以明胡意如下方

此明

此明

惡幾

周子

誠

善幾

胡氏

誠

之意

之意

善幾

先生所定蓋如此先生有性圖又論郭氏性圖足以證焉見下

○語類五十五性圖

惡

性善

性無善

善

發而中節無性不善

○問郭氏性圖曰性善字且做在上其下不當

同以善惡對出于下不得已時善字下再寫一

善却傍出一惡字倒著以見惡只是反於善且

如此猶自可說正淳謂自不當寫出來曰然語類

九十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

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為對胡氏却說

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

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畫一圈子寫性

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有惡語類百一

○答蔡季通書曰所喻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

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譬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昭合也又曰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文集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此字故周先生只管說

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語類

十三○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同上問飲

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人欲同上

○讀書續錄二曰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鄭子上問誠與仁之名所以異者誠自其渾然不動言之而仁則已流出矣故在濂溪圖誠為太極而通書謂誠無為於圖陽動屬仁於易

元屬仁程先生亦謂生之理便是仁推此可見
曰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
包得四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
明始得

文集

○問仁義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
智乃未發之性所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
性本實而釋氏以性為空也
六語類嘉謂誠貫乎
未發已發者也中庸於論語則專指已發子思
則兼乎未發已發而言矣然曰皆已發之理記

者之誤也

○語類或舉李通語通書誠無為幾善惡與太
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為
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
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
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
頓放得於是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
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

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嘉謂
德愛曰仁宜曰義本說人心自然之德先生曰
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
是時便一切及是示入之意切矣

○語類二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
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三愛
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
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
不同

○語類求放心章曰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
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
存忽然而亡誠無爲幾善惡通書說此一段尤
好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惟是
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
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
認得善惡以此知這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
項看得熟了都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
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而言

○誠神幾節齋之說支離

○吳伯豐問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曰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自見

文集

○語類五十九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

○語類九十五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

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

○語類六十二曰通書剛柔一段亦須著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中在

○答陳器之書曰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文集

○語類六十二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嘉謂今集注無不偏不倚四字又曰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語類七十八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嘉謂中庸之中在論語則無過不及之名在中庸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記者欠詳耳先生說之詳矣

○自省錄答鄭子中書曰有善不及是設問其下當有如之何等辭而今無之此濂溪立語太簡處然此自吾東人以辭吐讀之故爲難爾若

如漢人既無辭吐之拘則但曰有善不及即係以曰以下之文有何不可乎嘉謂移置問字於章首則可也

○答胡廣仲書曰來喻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論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靜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

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文集

○語類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

兮關兮其無窮兮為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關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以為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直卿云自易說元亨利貞直到濂溪

康節始發出來嘉謂太極常在貞上以水土合一之義言之歟水土之義張書抄略詳之

○小註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

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
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
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
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
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
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二件物事認了
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
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
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

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答林充之書曰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
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
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
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
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
上該本體說如何

文集

○語類十二曰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
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

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
入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
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
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
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
快活不若眼下手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
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
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
而不爲其然未嘗有異限然未嘗不合也

○明通公溥四象之配語類之說或如此或如
彼皆非無其義而竟不可定於一焉故槩而解
之

○語類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
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
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
是正恁地說

○語類四十四曰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
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高宗

垂加草
文會集錄十
之流是也

○二十二章小註朱說第八條更詳之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

語類十一

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

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同上

○語類二十四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即遷而就之要教十分是著改過則是十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

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

○石子重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良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文集

○語類百二十曰人須是子細沈靜大學謂知正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如一件物事自家知得未曾到這裏所見未曾定以無定之見遂要決斷此

事如何斷得盡一件物事有長有短自家須實見得他那處是長那處是短如今便一定把著他短處便一齊沒他長處若只如此少間一齊不通禮記云疑事毋質直而勿有看古人都是恁地不敢草草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洪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肅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所以為聖人只是動靜不失

其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先恁地浮躁如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曾說得著實

○答丘子服書曰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項自刊定比它本為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續集

○文集乾道己丑六月戊申作周子太極通書後序淳熙己亥正月朔旦書徽州婺源縣周子

通書板本後五月戊午朔作再定太極通書後序丁未九月甲辰作周子通書後記性理大全以後記為序非也周本延平答問補錄載後記之語以為通書後語文是也

○文集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辛丑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文集次呂季克東堂九詠其愛蓮詩云聞道移根玉井旁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魏莊渠一韻絕句云自疑自失自驚心却笑
斯人巧用心惟有愛蓮堂上月分明照破此人

心

見堯山堂外紀八十九

○蔡虛齋集四讀愛蓮說云菊曰隱逸所謂隱者為高也牡丹曰富貴所謂仕者為通也蓮曰君子則所謂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也後賢註此皆未有得周子命辭之意者故特發之

○嘉讀拙賦曰拙者曰默曰逸曰德曰吉蓋恥

躬之不逮故默無傲倖之微故逸自彊不息故德而吉此難與世之巧言令色病于夏畦自賊取禍者並為言矣

○南軒集二十四跋濂溪先生帖曰右濂溪周先生二帖其來桂林邇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攷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

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即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右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敬書于左方

○答汪尚書書曰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說

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又曰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萇弘也

文集

○與汪尚書書曰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

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
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
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
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持語夫功用
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
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
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
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
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

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

下遠近之可道哉

文集

○文集淳熙四年二月丙子作江州重建濂溪
先生書堂記五年十月辛卯作袁州州學三先
生祠記六年十月辛亥作隆興府學濂溪先生
祠記八年八月癸丑作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
祠記十年五月丁卯作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
記紹熙癸丑十月庚申作邵州州學濂溪先生
祠記可具考知之

○答張敬夫書曰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
謾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
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
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

文集

○語類百二十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
老無及矣只待其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
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
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

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

○語類九十七曰周茂叔納拜已受去如何還

○憲前草玉講附錄詳之

○語類百三十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
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
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

○答張敬夫書曰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
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
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

焉故備列之如何

嘉按今事狀曰知德者亦深
有取於其言云文集事狀作

事實無
於字

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

明高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
等氣象耶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
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

何文集

○灑落之義胡季隨答學者問而以質之先生
答書曰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
語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

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
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過捺
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
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
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
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
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
彊着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
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而俟其自得未為不

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
令胸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
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
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已欺人永不
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文集下同又答季隨書曰所喻
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孰復
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欲以
灑落為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
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為兩段而謂

前段可以着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
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
意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為之說也大率講論文
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
理之所在若不如是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
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者矣是乃徒
為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為講學哉故熹
不敢復為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
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

不能得灑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
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踈略放肆之異名
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
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獨者清之
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
灑落底功效判者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
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
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

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

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

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

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
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

之亦有所不得已也
朱書節要注云反者道
之動止昏久則昭明語出參同契中篇但動作
驗謙
作弱

○讀書錄六曰程子所謂廓然大公物來而順
應正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文集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書濂
溪光風霽月亭格古論要曰光風霽月四大字

朱子書于江西白鹿洞福州模刻古今碑帖考
曰宋光風霽月四大字朱熹書在南康白鹿洞
○文集山北紀行詩云以茲遊覽富翻令懷抱
傷誰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乾坤有真心日月
垂休光茫茫宇宙內此柄孰主張北度石塘橋
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壁竦瞻德
容眸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平
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
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

思無疆

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

卿玄孫濤為設食于光風霽月之亭嘉謂紀行十二章章八句此

其第九十十章也第五章天池院詩濂溪誌

誤為周子之詩

文集答劉子澄書言天池光怪之事

○鶴林玉露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
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
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
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
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

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嘉謂此事

更可考之

○文集淳熙乙巳孟夏既望跋周元翁帖

○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常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

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

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
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
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
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論中但云中者和也
中節也又曰中焉止矣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
乾元為主者尤為誑誕無稽太繁本不足辨以
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因來誨諭幸甚幸甚

文集○文集答呂季克書有環叟之事

文會筆錄十之二終

